

## 江碧水向东流

长江大保护十周年  
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

## 古树新枝迎客来

□ 黄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石教灯 陈子才 彭金/文 石勇/摄

仲秋,地处鄂赣边界的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上巢村雾气氤氲,远处山峦隐约。9月25日至30日,记者在上巢村蹲点采访时,村党总支委员、纪检委员黄太显曾多次带着记者来到树下,清理落叶,检查树木的生长情况。

“这两棵桂花树和两株古牡丹,是我们村的‘传家宝’。”黄太显轻抚着粗糙的树干说,“树”和“花”均有300多岁,见证了上巢村的过去和现在,也将见证上巢村的未来。

树干上,曾经遭受白蚁侵害的痕迹仍隐约可见,但新生的枝叶已蓬勃舒展。记者伸手触摸着古树的树皮,仿佛能感受到其中奔涌的生命力。

## 一段弯路

“靠山吃山”的传统生存智慧,在这里走了弯路

上巢村位于黄石最东极,是鄂赣边界的一个小村庄。村庄三面环山,一面临江。漫步村中,记者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里地理环境的独特——幕阜山如屏障般环抱,长江在不远处奔流。

“那时候,江面上帆影点点,码头边人声鼎沸。”9月30日,在长江边,黄太显一脸自豪,讲述起上巢村过去的繁华。他告诉记者,在水运繁荣时代,上巢人“靠水吃水”,依托长江“黄金水道”,以集体形式成立水运公司,并在富池镇创办日化用品厂,家家户户吃上商品粮。

然而,随着时代变迁,水运衰落,上巢人把目光投向了背后的群山。“靠山吃山”的传统生存智慧,在这里走上了弯路——由于矿产资源丰富,村里一度开办5家碎石厂,集体经济收入颇丰,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。但过度开采的代价很快显现:矿山地表支离破碎,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,村里终日尘土飞扬。“那段时间,牡丹花开的时候,再鲜艳也鲜少有人看到。”黄太显说。

更让人忧心的是,附近丰山铜矿持续生产,在上巢村旁形成了一个不断垫高的尾砂坝,与村庄地面形成了近70米的落差。“尾砂坝像悬在头顶的楔子,客商不敢来,村民也担心溃堤,陆续迁到了外地……”黄太显说这话时,我们正站在尾砂坝下方,仰头望去,一种压迫感迎面而来。

上巢村党总支书记黄运雨则用一组数据,道出他的痛心:“全村1600多人,常住人口最少时只剩50人左右,自2000年起,村里连续20年没有新建一栋房屋,多数村民带着积蓄外出定居。”曾经繁华的村庄,在一段时间里,逐渐沦为了人去屋空的“空心村”。

## 一次转身

长江大保护的“东风”,带来发展思路的转变

2016年前后,上巢村迎来了命运的转折。长江大保



上巢村。

护的“东风”,让上巢村的发展思路彻底转变。这个边界小村按下了转型“快进键”:关停矿山,修复生态,重新规划发展路径。

也正是在这一年,武穴长江大桥正式动工。这座连接鄂赣两岸的跨江大桥,让世代受困于地理隔绝的上巢村看到了新的希望。

“测量队来的那天,全村人都跑出来看热闹。”黄运雨回忆道,声音有些激动,“当听说国家要在这里修建跨江大桥时,老人们都说‘上巢的春天要来了’。”

大桥建设期间,村庄的转型步伐同步加速。2017年,村里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200余棵桂花树、近400株牡丹,开始系统规划产业转型。

有村民表示不理解:“村里都没人了,还种啥花?”

面对质疑,上巢村却下定了决心:“文化为魂、生态为基、富民为本”;“花”是上巢村历史的重要见证,也是今后转型发展的实施路径。

一株花开,满村飘香。因为“古牡丹”和“牡丹之乡”这两张名片,上巢村很快成了周边的“网红村”。

自此之后,每年春天,都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到这里,一睹百年牡丹的芳容。村民们也逐渐明白,“金山银山”其实一直近在眼前。

2021年起,借助武穴长江大桥通车和2022年富上公路连接线贯通的优势,黄石电建港务物流有限公司、九江盛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相继落户上巢村。曾经的“边界死角”一跃成为“区域枢纽”,上巢村的产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

## 茶香漫山招人醉

□ 黄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万泰然/文 石勇/摄

10月2日,秋意渐浓。在湖北省黄石新港(物流)工业园区金海管理区女儿山的茶园里,晨光穿透薄雾,点亮茶芽上的露珠,也映照着山间蜿蜒的灌溉管道。长江水注入大冶湖后,被山脚下的中赛湖水库蓄积调控,通过这些密布的“毛细血管”,精准输向每一株茶苗的根系,为漫山茶树注入了生命的律动。

嫩绿的芽尖之上,跃动着的不仅是露珠,更是一个村庄焕新的生机。国庆长假期间,女儿山茶园的游人格外热闹,他们沿着整洁的观光步道漫步,在翠绿的茶垄间拍照留念。茶园中设立的多个观景平台和休息点,成为游客们欣赏山景、品味茶香的好去处。

曾依靠采煤为生的凡庄村,如今褪去一身厚重“黑袍”,换上一袭新绿衣裳。那奔涌的绿意,如泼墨般挥洒于这片土地,为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绘就了一幅壮阔的生态写意。

## 乌金滚滚

连日的阴雨终于停歇,天空短暂放晴。清晨7时,费明举踩着未干的露水走进茶园。他深吸一口气,清冽的空气里混杂着泥土与茶叶的清香,一种熟悉的踏实感涌上心头。

费明举沿茶垄缓步行走,目光如扫描仪掠过每一株茶树。时而蹲下身,用手指拨开茶树根部的泥土,查看墒情与病虫害痕迹;时而轻捻枝头新抽的嫩芽,端详它们的生长状况。几株杂草从茶树下探出,他熟练地弯腰,握住草根,发力拔起。

这位1963年出生的老农,曾亲历凡庄村的“煤时代”。望着眼前这片绿意盎然的茶山,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:“女儿山以前全是煤山,到处是煤灰。”

凡庄村所属的金海管理区,是黄石新港(物流)工业园区重要组成部分,通过境内水系与长江血脉相连。作为关键枢纽,长江边的三洲码头曾是这片土地的经济脉搏。

“我们挖的煤,都要运到三洲码头装船。”那时,金海的优质煤炭正是依靠人工在此装船,经长江运往安徽、江苏等地。费明举说,1998年起,他在金海煤业有限公司担任井下安全矿长。

“那时不懂环保,煤炭装卸时,扬起的煤灰直接飘进江里,冲洗煤炭的污水也直接排入长江,污染了江水。”那时节,煤矿作业时扬起的煤尘弥漫在空气中,村里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,仿佛终日笼罩在一层灰色的薄纱里。就连路旁的树叶,也因常年蒙尘而失去了鲜活的翠绿。

费明举望着眼前的茶山,眼底露出复杂而欣慰的神色。“你是不知道,那时候天上老是飘着煤灰,晾件白衣服



凡庄村。

出去,收回来就成灰的了。在村里走一圈,鼻子里都是黑的,连树叶都看不出本色。再看看现在,唉,真是没法比!”

## 长江的反哺

2013年,随着长江生态保护力度加大,全国小煤矿关停政策全面落地,金海的煤业戛然而止。“生活的支柱一下子没了,大家都慌了神。”费明举和其他矿工一样,都站在了转型的十字路口。

在金海管理区的政策引导下,凡庄村开始尝试发展白茶产业。然而起步并不顺利——土质多石,干旱频繁,茶苗成活率极低。“茶树最怕旱,死了又栽,栽了又死,反复折腾了好几年。”费明举说。

村民们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,关停了煤矿,这份对生态的守护,很快获得了长江的回馈。依托长江和大冶湖水源,金海管理区出资铺设管道,于2023年建成了从山顶直达中赛湖水库的节水灌溉系统,它成为茶山名副其实的“生命线”,彻底解决了茶树多年的“喝水难”问题。

曾被视为煤矿“命脉”的长江,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反哺着这片土地。站在茶园高处,费明举轻抚如黑龙般延伸的浇水管,望着这片由黑转绿的山水,感慨万千。如今,他管理着60多亩茶园,年收入达20万元,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。

和费明举一样,曾担任煤矿安全矿长的费久华,也在2016年投身茶产业。他带领村民开垦荒山,远赴浙江安吉引进优质茶苗,学习先进管理经验。

“前三年只有投入,不谈收益,但三年后,茶山就成了

在产业振兴的同时,上巢村立足“面江靠山”的生态本底,开启了更深层次的乡村振兴探索。村庄以沿江仓储物流产业为基础,充分挖掘古树、古井等文化资源,借力大健康产业发展起民宿度假、养生养老等新业态。

## 一场嬗变

“绿色”“生态”成为新的关键词

漫步村中,一边是颜色亮丽、见证村庄过去足印的红砖瓦房;一边是正在建设中、已初具雏形的徽派联排民宿,上巢村的村容村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:采石厂关停复绿,裸露的山场披上了绿装;200多亩鱼塘如一方方明镜,映照着蓝天白云;拓宽硬化的村道两旁,一排排桂花树带着馥郁的芳香伫立,迎接八方来客。

更让人欣喜的是,曾经“悬在头顶的楔子”——尾砂库的治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黄太显介绍,2022年10月,尾砂库提前三年启动闭库程序,并于今年6月通过验收。目前,这座曾经的尾砂库正在规划建设4A级生态旅游景区。

“不久的将来,这里将崛起一座1000多亩的花园。”黄太显指着眼前的尾砂库旧址,信心满满地说。记者跟随着他的指引放眼望去,眼前是一片葱茏的绿色草甸,“花海”已然成型。

73岁的村民黄子良退休前是上巢水运公司的一名运输工。如今,他的儿子黄涛子承父业,也跑运输。

但与父亲不同的是,黄涛运送的货物不再局限于资源。近年来,上巢村组织70多名拥有驾驶技术特长、“洗脚上岸”的村民,组建湖北翔腾物流有限公司,业务转向建设与生态服务领域。“还在村里务工,一年的收入有15万元左右。”黄涛说。

“依靠长江,抓住地理区位优势,做好远景发展规划”“抓住沿江物流产业,做好黄石电建、盛禾环保支柱产业的健康发展”“抓住生态旅游产业,做好一体化乡村旅游……”记者蹲点采访期间,黄运雨对上巢村未来发展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,而且,“绿色”“生态”早已替代了“资源”“采砂”,成为新的关键词。

不远处,武穴长江公路大桥上,车辆南来北往。村中,新的建设正如火如荼。一位村民指着古桂花树说:“它的生命力真顽强,历经三百年风雨,白蚁侵蚀也没能打倒它,如今更加枝繁叶茂了。”

这恰如上巢村本身的缩影——从资源枯竭、人口流失的“空心村”,到如今生态恢复、绿色发展的“网红村”。暮色四合,古桂花树摇曳生姿。树旁,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标语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

“绿色银行”。如今,费久华管理着70多亩茶园,年产量约2000斤。村中一些种茶大户的种植面积已达300亩,金海管理区白茶种植规模已达2万亩。每年清明前后,茶香弥漫山野,吸引了如织的游人前来体验采摘,带动了当地的文旅热潮。

清明过后,费久华都会带着采摘的鲜叶到安吉茶叶市场摆摊销售。“茶叶市场很大,但销量要看年景。”他说,毋庸置疑的是,茶产业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全村增收。

## 点绿成金

煤矿关停两年后,改变悄然发生:空气愈发清新,天空日渐明澈,昔日蒙尘的树木展露出鲜活的绿意。村中的“萃华门”廊道以老屋废石砌成,粗砺的质感无声诠释着“变废为宝”的智慧,也成为村庄嬗变的最好见证。

穿过廊道,记者眼前豁然开朗——曾经房屋倒塌、泥泞不堪的角落不复存在,紫薇花缠绕的六角亭静立一隅,村民们闲坐其间,笑语声声;脚下沟渠清澈见底,水声潺潺。

“亭子、花园都是去年大伙儿共同建起来的。”费明举说,这片新景,与不远处的千亩茶山、开阔的文化广场相互映衬,共同标志着村庄由内而外的新生。

近年来,凡庄村依托生态资源禀赋,以白茶产业为主导,成立了4家白茶合作社,发展茶园超1500亩,成功打造“金海白茶”与“金海女儿山白茶”双品牌,后者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带动数千人就业。

此外,村里还拓展了苗圃、水果等特色种植与休闲旅游新业态,同时通过盘活文旅资源,承办多项节庆活动,每年吸引数万游客,推动村庄发展步入产业与生态互促的良性轨道。

为强化引领,黄石市金海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成立。这家公司有企业正着力推动白茶产业向标准化、规模化、品牌化升级,并通过促进三产融合,延伸产业链,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续动能。

“现在空气好,环境好,住在这里哪儿都不去。”费明举的话语朴素,却道出了心底的满足。

费久华家亦是如此,儿女在本地事业有成,孙辈承欢膝下。这场从“黑”到“绿”的转型,悄然改写了两代人的未来图景。

从“乌金滚滚”的煤村,到“香满万家”的茶乡,凡庄村的蜕变,是长江经济带生态转型的缩影样本。在黄石长江岸线上,道士袱古镇褪去“灰装”,在工业遗址上寻回千年古韵;洋源口镇告别“小散乱”,让滨江岸线变为生态廊道;棋盘洲的乡亲们放下渔具,守护着候鸟栖息的洲滩湿地……无数个“岸线褪黑、江村染青”的故事,还在黄石大地上澎湃向前,续写新篇。